

惠州晚清古人中，有“三尚书、四御史、湖上五先生”之说，代表着当地文人最高水平的群体。这些惠州籍名宦重臣之所以学问、道德、功业冠绝一时，离不开良好的家风家教。

本期关注“湖上五先生”之一叶春及的家教故事。他出生于“文武忠孝”“忠贞节烈”的家庭，家族中还走出了兵部尚书、工部尚书叶梦熊，在当地颇有声誉。

叶春及父亲是当时著名的社学儒师，在言行上为叶春及树立榜样；母亲方氏“端静慈仁”，也深深影响了叶春及的为人处世。可以说，叶春及一生追求“学为真儒”，离不开原生家庭深刻的启蒙与滋养。这对于如今的人们，仍有启发。

（李海婵）

文/曹杰

叶春及是学问大家，遗作十八卷本《石洞集》，全部著录大典《四库全书》，成为惠州古今第一人；他是硬颈能臣，不避权贵，时人将其与海瑞相比，认为二人都“名德不渝，直气同方”，但是相比之下，叶春及更加“穹窿朗融”，后人也将二人的文集，编成一本。

叶春及一生坎坷，历经波折。少年得志但困顿科场，上书泥牛入海，治绩第一却削籍为民，隐居石洞而声名鹊起，晚年出山却魂断京华。然而，正是家风家教的影响，让他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、绝处逢生的信心、百折不挠的毅力。



叶春及：

严慈相济 育就朗融刚直能臣

作为“湖上五先生”之一，著作《石洞集》全部著录《四库全书》的学问大家

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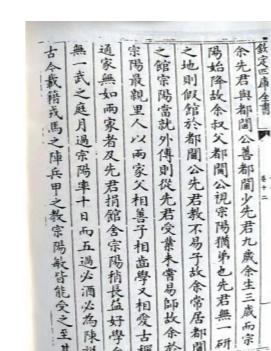
家族由商入儒，春及通晓经营

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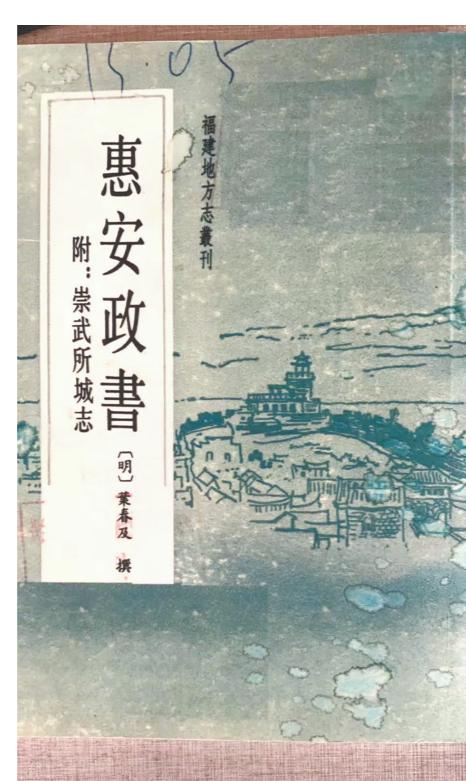
父兄以儒为业，春及获益良多

明代嘉靖二年，广州南海进士李义壮在所撰《重修惠州府城记》里写道：“惠之为郡，东扼梅潮之冲，西接汀赣之胜，北负浈韶之重，南瞰渤海之险，崇山奥壑，暨岛鲸宫，不二三百里而遥，诚雄郡也。”足可见惠州在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山河之壮美。明嘉靖十一年，即公元1532年，岁在壬辰，叶春及出生。叶春及是进士及第，官至总督、太保，兵、工两部尚书，万石坊叶氏家族从此开始成为“文武忠孝”“忠贞节烈”的显宦之家。

家族由商入儒的传统，滋养了叶春及宽实务本的性格。仕途上从闻清教谕开始，他便十分通晓经营和营建。在其治下，闻清学宫焕然一新，教育风气大为提振；他的著作从《惠安政书》开始，大多重视图文和经济，数据表格十分详实准确。晚年在崇文门榷税时，他更是改革百余年的弊端，理清账目，并著作成书，传之后人。



在《李将军宗阳姚淑人齐寿序》一文，叶春及回忆跟随父亲一起治学的场景



《惠安政书》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曹杰供图

叶春及的父亲叶天祐，字克常，号退斋，是惠州当时著名的社学儒师。叶天祐少年聪颖，“年十八选补邑诸生”，其后以举业为业，博览群书，虽然累试不第，但是品行高洁。

叶天祐“淹贯群籍，文日益有名”，成为惠州当时的名士，了解他的人甚至将其与汉代贾谊相比较。虽然其“不苟言笑”，但并非呆板之人，有时呈现放浪形骸的一面，平日里三五好友“召之饮，未尝不往，谓之出游，未尝不先酒酣耳热，高歌而歌，翩翩乎仙也”。作为一位颇有声望的儒师，他喜欢喝酒，每次酒酣耳热，他还喜欢引吭高歌，飘飘然如神仙。

叶天祐以程朱学人自持，在家“事继母及处异母兄弟咸得其心，训诸侄如己子，尤奇许梦熊”，家庭和睦。叶春及出生时，叶天祐已经三十七岁了。在“男十六，女十四”为法定结婚年龄的明代，两人的年龄差距很大，但是叶春及父子相处融洽。他在《万石后湖修筑桥堤碑》回忆儿时的生活，“关外有台丈余，以遇水势，经始未闻。余方十龄，假蜀台畔，一举动得数十鳞，先大人忘其儕而孩之”。看到儿子用网捕到鱼，年近五十的老父亲喜不自胜，竟然一改平日里的学究习气，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。这动人的画面，萦绕在叶春及的心头。

叶天祐虽然宠爱幼子，但是从不溺爱。除了在言行上为孩子树立榜样，他还亲自敦促叶春及的功课。在叶春及撰写的文章《李将军宗阳姚淑人齐寿序》中，曾这样回忆他跟随父亲一起治学的场景：“先君无一研之地，则假馆于都公署。先君教不易子，故余常居都公署之馆。”虽然家贫无产业，但是叶天祐一直亲自教育儿子，甚至让儿子住在学馆之中。平日里更是让其“常侍左右，读必令读，观必令观，歌必令歌，年五十矣，手不停批”。

叶春及在晚年回忆自己的治学生涯时，在其所作的《乞归书》中曾表示：“职父退斋先生，老儒也，生不肖孤以为晚，未尝易教，十岁授古文尚书，十二极诗，十四授以

十五教读宋儒之书，使讲圣贤之学。”足可见他读书之早，涉猎之广。

在父亲的亲自教诲下，叶春及的学问有了很大的进步。除了父亲叶天祐之外，叶春及的堂兄叶春芳也是当时极富盛名的“社学儒师”，岭南儒宗湛若水和他是至交，对他的学问人品极为认可，并让儿子拜其为师。叶春及和叶春芳虽然在辈分上是堂兄弟，但是叶春芳的年纪却比叶春及的父亲叶天祐还大八岁。

叶春芳死后，湛若水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，称赞他“治家以严，自处以俭，训子以劳，型俗以礼，待物以谦，与人以忠，见义举则勇为，遭横逆则不校”。几句话将这位严于律己、宽以待人、修身齐家的淳儒形象生动地描绘出来。叶春芳以儒为业，子嗣繁盛，家境并不宽裕。其在任古田县丞三年，家中子弟多委托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叶天祐照顾，因此叶春及和侄儿叶梦熊关系非常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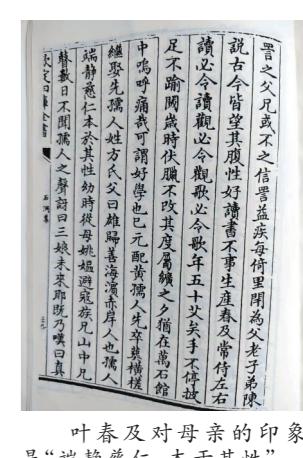
关于这段时光，叶春及在后来的诗作《同李宗阳泛西湖，招侄男兆不至，口占促之，时年十五》中曾深情地回忆道：“西湖之水多白苹，白苹映水摇乌巾。山花水火灿烂，君若不采花笑人。”这里的“男兆”即是叶梦熊的字。春和景明，西湖水面，白萍泛起，百花繁茂，三五少年，泛舟湖上，着学子之巾，侄儿叶梦熊迟迟不过来，于是作诗催促他，若是再不来，连西湖之上的花也会笑话你迟到了。一首富有情趣的小诗，轻快明丽，体现了叶天祐的才情。

当时的惠州，叶天祐、叶春及父子，叶春芳、叶梦熊父子与李鹏举、李学一父子，杨传芳、杨起元父子等来往频繁。他们或是年龄相仿，交往密切，或是累世相交，互通姻亲，或是学术同源，意气相投。

在这种氛围下，叶春及与同时代惠州本土士人一样，养成了刚直笃定的气节，对科举仕途孜孜不倦的同时，也以醇谨自持，在学问和品行上，从不放纵自己。这也为他一次次突破人生困局奠定了基础。



叶春及遗作十八卷本《石洞集》，全部著录《四库全书》 杨春来供图



叶春及对母亲的印象是“端静慈仁，本于其性” 杨春来供图

叶春及的嫁妆，是位典型的海滨女性，心慈柔软却充满力量。在叶春及的人生成长中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“孺人姓方氏，父曰雄，归善海滨赤岸人”，方氏是现在的惠州铁涌镇考洲洋赤岸村人。赤岸村是一个世代以养蚝而闻名的村庄，这里的生蚝肥大鲜美，名扬海外。时至今日，这里依然是方姓人家的聚居地，大多数居民继续以养蚝为业。在明代，这里的方氏族人以贸易和儒学见长，殷实而文明。

叶春及对母亲的印象是“端静慈仁，本于其性”，即天生端庄宁静，慈祥仁爱，拥有海滨客家女子身上所有的美德。叶春及在他的《先府君退斋先生方氏墓志铭》中，讲述了母亲两个小故事，不难看出他对母亲的推崇。

“幼时从母姚媼避寇山中，兄簪，数日不闻孺人之声，讶曰：三娘未来耶？孺子强为善耳。”文明之前，天地混沌已经有十二万年，那时候孔子在哪里？凡事不可强为，顺其自然最好。母亲的劝导让叶春及逐渐走出丧父的阴影，心境逐渐平和。

明代著名学者、方志学家何乔远在其所撰的《叶石洞公墓志铭》中，曾将叶春及和海瑞做了比较。他认为，叶春及具有海瑞一般刚直廉正的秉性，同时也具有“穹窿朗融”的变通与智慧。这种变通与智慧、以慈为儒的品质，很多来自叶春及的母亲。

之嫁时妆或不具，常予之衣。此在他人为不为难，家亦贫甚，又得藉口府君，人益贤之，面对前室遗女生活苦难，她自己节省用度，真心帮助她，并视如己出。

在后来的成长中，母亲经常安慰叶春及：“十二万年

天地混沌，孔子安在？孺子强为善耳。”文明之前，天地混沌已经有十二万年，那时候孔子在哪里？凡事不可强为，顺其自然最好。母亲的劝导让叶春及逐渐走出丧父的阴影，心境逐渐平和。



叶氏家族聚居地万石坊，就是如今的中山南路 王小虎 摄

叶春及的出生地万石坊，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南路，毗邻梌山（惠州中山公园）。1000多年来，梌山都是惠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位于繁华之地，这里街巷四通八达，居住着成千上万的原居民，遍布着文保单位与历史建筑。可惜的是，随着时代变迁，万石坊、四牌街等老街的昔日繁华景象淡出人们视野，众多历史故事逐渐为人

所遗忘。

近日，记者实地走访中山西路看到，几经翻修的老店铺鳞次栉比，既摆卖着美食、服饰等琳琅满目的商品，也有文房四宝兼做装裱的传统行业，充满着生活气息。街尾还保留着几间骑楼屋，让人依稀寻到昔日模样。

“现在很少人能知道万石坊的来源了。”据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汉新

介绍，宋朝惠州人李思纯，知琼州安抚使，与其知州的弟弟思义、知州的周翰、知新州的陈开、知雷州的黎献臣，都是邻居，同级官吏，同等薪俸二千石（石是古代的俸禄单位），共一万石，故称为万石坊。旧时这里还建有牌坊，但早已被拆除，万石坊的名字也鲜少提及。

沧海桑田，一同被遗忘的还有叶氏家族。据记载，

清末惠州著名才子江逢辰路过叶氏宗祠时感慨道：“金带街前旧门第，百官池上古祠堂。颓垣雨暗丝缘青藓，坏屋烟寒长绿算。手泽鼎彝谁郑重，头衔碑版亦荒凉。层楼工尽无穷意，此是鸣珂冠玉乡。”可见当时惠州叶氏一族已经衰败，祠堂也损毁严重。如今，叶春及故居也难见考究。值得一提的还有四牌

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

楼。它位于万石坊（中山南路）的反方向，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北路，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这里曾有四座牌坊，分别是纪念叶梦熊、车邦佑、李学一、杨起元这四位惠州名人，其中叶梦熊的牌坊在最南边街口处，是当时惠州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。可惜早已被拆除，连名字都没有了，人们只能在老照片里回顾当年牌楼的风采。